

# 戏曲舞台艺术中武旦行当的艺术形象塑造分析

马艳侠

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小凤凰剧团

**[摘要]** 戏曲作为我国的国粹，历史悠久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我们要提高对戏曲舞台艺术的重视。戏曲舞台艺术中武旦行当，作为戏曲艺术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加强艺术人物塑造，提高戏曲的魅力。本篇文章就是基于戏曲舞台艺术中，武旦行当的艺术形象塑造分析，通过武旦行当的概述，了解武旦行当艺术形象塑造特点，提出进一步优化武旦行当艺术形象的塑造方法。

**[关键词]** 武旦行当；戏曲舞台艺术；艺术形象塑造

**【DOI】**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11.399

引言：在戏曲舞台艺术中，武旦行当作为京剧行当中的一部分，在表演的过程中，表演的是具有一定技艺和武艺的女性角色，包括女侠，女兵等，对艺术形象塑造有一定的要求。随着戏曲的发展，昆班为了迎合时代发展的需要，在时代中立足，在戏曲舞台中加入了高腔调的武戏，例如“金戈铁马”等。武旦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和其他行当一样，是通过戏曲表演的形式，展现人物性格和艺术特点，讲究的是刚柔并济，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湛的技艺，蕴含一定的武术元素，这样独特的表演手法，将人物的内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，塑造得独具一格的舞台艺术形象。

## 一、武旦的概述

武旦在我国戏曲舞台艺术中属于旦行的一种，在戏曲舞台中扮演的是比较英勇的女性角色，包括女将军，女侠等人物形象，展现了女人的坚强美，英勇美。英勇的人物形象需要靠肢体语言去塑造，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需要融入武术元素，配合一些表演技巧才能达到刻画人物的效果。在清朝中期以后，戏曲戏剧逐渐衰落，各个戏班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在原有的戏曲舞台艺术中加以改革创新，昆班融合了高腔以及京剧“金戈铁马”的武戏成分，繁衍生息出了武旦这一行当。武旦行当在戏曲舞台表演的过程中，由表演者手持双头短刀马旦枪等道具。双头短刀枪，具有较高的弹性，掉落时间比较慢，在戏曲舞台中的应用会呈现出良好的效果。武旦行当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偶尔也会使用鞭子，鞭子在舞台中的使用对表演者有较强的技巧要求，因为鞭子缺少弹性，在空中掉落的时间太短了，专业难度较大。

## 二、戏曲舞台中武旦行当艺术形象分析

### （一）武中有“柔”

武旦行当，作为刻画女性人物形象的一种，除了要展现女性的英姿以外，还要展现女性的魅力，因此在表演的过程中，以“武”为主要表演方向，将女性的“柔”融入到表演中，成为内在的元素，是表演富有灵魂。武旦在表演的过程中，武术是基础，是舞台人物塑造的根本前提。武旦表演者要有非常扎实的武术基本功，不仅要有腿脚上的功夫，了解对打的套路，顺利地各种情况下的打戏，还要学会运

用多种兵器道具的使用方法。例如：“双刀，长枪，棍棒，利剑”18种道具的使用。但是，武旦行当表演的过程中，光有打戏是永远不够的，武术元素虽然占主要的部分。但是，在表演的过程中，也要注意塑造女性的温柔，将女人的性格特征展现出来。从女性的神态和身躯中，展现女性钢中带柔的魅力。武旦的演员不需要有魁梧修长的身材，需要有较强的身体灵活性，苗条的体型。为了进一步把握好戏曲中的人物形象，演员更应该熟读剧本，了解剧本中的剧情和人物走向，分析剧本中的故事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，通过丰富的面部表情以及肢体变化，刻画女性的人物形象，英勇顽强，刚中带柔的女性魅力。

### （二）柔中带“刚”

武旦行当一共分为两种，第1种是长靠武旦，这种武旦在戏曲中，多为女将军，女元帅等人形象，表演层次较高，需要尽显女性的英姿飒爽，有技艺高超的武术经验，有统帅三军的女性魅力，刻画出了女性的大气和磅礴。第2种是短打武旦，短打武旦和长靠武旦有所不同，短打武旦在于人物的刻画，多数演绎的是江湖侠客，重在表现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和较量，多为女性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故事情节。展现了女性不畏强权，追求政治和公平，帮助弱小的侠肝义胆。不同种类的武旦，舞台艺术表现手法不一样，表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。例如：长靠武旦中，以“花木兰挂帅”为例，当花木兰带领军队进入了作战的关键时刻，表演者运用长靠武旦的表演技巧，从正面展现了花木兰镇定从容，英勇顽强，不屈不挠的人物形象，通过花木兰与敌人拼死一战的表演，体现了女性的英勇美，刚强美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在短打武旦表演中，以“三岔口”孙二娘扮演的过程中，剧中人物在面对不公平的事件，挺身而出，不畏强权，保护弱小，展现了女人肌肉如仇，伸张正义的人物形象，让观众从表演者的侠骨柔情中感受着侠肝义胆。武旦行当的表演者，多数都是年轻妙龄的女子，身材窈窕，带有巾帼之豪气。艺术表演源自于生活，要想刻画好武旦行当，首先要了解人物性格，武旦行当表现的人物虽然不同于其他女性，但日常中也会体现出温柔的气质，表演者要在女孩的温柔中展现坚强的

气质，塑造不屈的性格，在女孩的温柔中，凸显出女孩的刚强，展现武旦行当角色的魅力。

### （三）刚柔并济

“刚柔并济”作为武旦行当的重要表现手法，使戏曲表演过程，变得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。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，要充分地利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艺术，完美的刻画人物形象，做到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，刚柔并济的人物效果。女性刚毅力量的塑造和男性刚毅力量的塑造有所不同，女性讲究的是线条美，身段美，女性的力量是在柔美的线条基础上加工而来的。武旦行当的表演者，在表演的过程中，要熟读剧本，找到故事的人物关系，了解故事情节。根据故事情节准确地把握女性的心理变化和性格特征，确保自己在表演的过程中有章可循，人物塑造得合情合理。在表演的过程中，要依托于剧本的情节，根据自己表演的基本功，对人物进行巧妙的设计，准确地把握肢体语言以及面部表情，眼神的交流，舞台的手势等。让表演者抓住表演的本质，抓住人物的特征，刚柔并济，塑造舞台的人物形象。例如在“破洪州”中，穆桂英在战场上是主帅，是一代女中豪杰，杀伐果断，刚毅坚强的人物性格。对待敌人她临危不惧，英勇顽强。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的女性人物，当面对自己的爱人杨宗保时，却深情满满，爱意浓浓，将女性的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这样刚中带柔，柔中带刚的女性形象，让观众们深深地陶醉。

## 三、提高武旦行当人物形象塑造的具体方法

### （一）扎实的基本功底

为了让表演者更好的饰演武旦行当中的人物，就必须让表演者扎实基本功，精准的完成表演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。武旦行当表演，需要表演者，有较高的武术技巧，对表演者的腿功。腰功，健子功，靶子功等，都有较高的要求，还要求表演者会使用各种表演道具。只有基本功熟练了，才能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灵活运用，舞台角色对打的动作更加流畅，更好地将舞台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。例如：在“盗银库”中，武旦的表演者，在表演的过程中运用大刀，长鞭等武器进行舞台表演，在高难度的技术下，给人塑造了惊险困难的画面，动作流畅，肢体协调，人物塑造得淋漓尽致。但反之，如果基本功不扎实，动作会出现不协调的状态，影响了戏剧的美感。

### （二）娴熟的技巧运用

在戏曲舞台艺术表演的过程中，武旦的角色塑造，不仅突出的表现在“武”，还需要配合相应的技术技巧，通过技巧去塑造人物形象，演绎故事。在武旦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，表演者要结合故事的情节，故事的发展规律，运用相应的表现技巧，塑造人物形象，成为表演中的点睛之笔。娴熟的技巧运用，可以让武旦的表演，不仅有武术做支撑，更有技巧做灵魂。不同的故事和情节，刻画着不同的人物形象，

表演者要深入角色的类型，探索角色情绪的变化，让表演变得合情合理，有内涵。例如：“扈家庄”中，扈三娘在听说梁山前来工大扈家庄以后，表演者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变化进行描写，深深地刻画了扈三娘的人物性格。为接下来扈三娘与王英对阵的故事情节埋下了线索。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熟练地运用表现技巧，更加细腻地刻画了戏曲表演中的人物形象，让人物变得更加鲜活立体，提高了武旦行当的艺术形象塑造。

### （三）融入生活体验，加入真情实感

艺术的表现手法源自于生活，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透过故事看本质。表演者要想呈现出更好的表演状态，光有武功和技巧是不够的，要深入人物角色，体会人物角色。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，运用艺术知识表现出来。舞台的表演是人物的塑造，要想让人物更加的鲜活生动，就必须了解人物本身的神韵。武旦行当，在戏曲表演中虽然重视的是武打，但在武打中也要注重人物情感的表达，将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和情绪变化展现给观众，引起观众的情感上的共鸣。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，不要凭空想象，夸张化地进行表演。要结合生活实际，结合自己对生活的体验，利用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法，提高人物的内涵。武旦行当，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同一个角色，不同表演者展现的方式和表现手法不同，刻画的人物形象也不一样，无不展示着表演者对角色的理解，是表演者生活的体验和积累。为了更好地塑造武旦表演中的人物形象，引发观众的共鸣，不仅要在武术功底上下“真功夫”，还有苦学人物塑造表演技术方法和技巧，更要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，加强对人物的解读，将人物的角色塑造带入生活，融入真情实感，提高角色内涵。

总结：戏曲舞台表演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蕴含着历史的底蕴，富含着文化价值。作为新时代的我们，更要继承弘扬我国中华传统文化，将戏曲发扬光大。为了提高戏曲舞台的表演效果，更好的塑造武旦行当的人物形象，表演者要扎实基本功，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和技巧，将自己和剧中的人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深入挖掘武旦角色的内在灵魂，提高舞台的整体艺术效果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朱明杰.浅谈武旦表演艺术的创新理念[J].戏剧之家,2019(07):27.
- [2]张泽桐.浅谈武旦表演艺术之人物塑造法则[J].中国京剧,2018(04):42-45.
- [3]汪利军.浅谈武旦表演艺术的创新体会[J].大众文艺,2015(08):166.
- [4]段甜甜.浅谈京剧武旦艺术[J].北方文学,2016(16):99.